

漫
说
丛
书

张
国
凤
著

漫
说

儒林外史



幸与不幸

门第做人

完全不可的目光

六朝情调

魏高风度

潘家这地方是可以读的死人的

平常心

写作情义

人要有自知之明

毕业的金钱

词赋

杂犯和老学

理法与才气

想者王侯将相

正地和其将

全那书中诸人之影子

船到码头车到站

僧的其事，爱而之其丑

何吝之奇

他总想摆生理

神来之笔

表型的好用

卜居兄弟

好在之累

求名的好证

名士的傲作

一半就全

科第舞弊

金钱，才艺和门第

然风景

全在网常上做工夫

自己的故事

摆更吃食官于故事之间

信与不信之间

功名富贵和孝悌之间的对立

阴中之界

胡屠户和《变色龙》

《儒林外史》和清代的木玄之风

往周与入话

《儒林外史》的结构

批点多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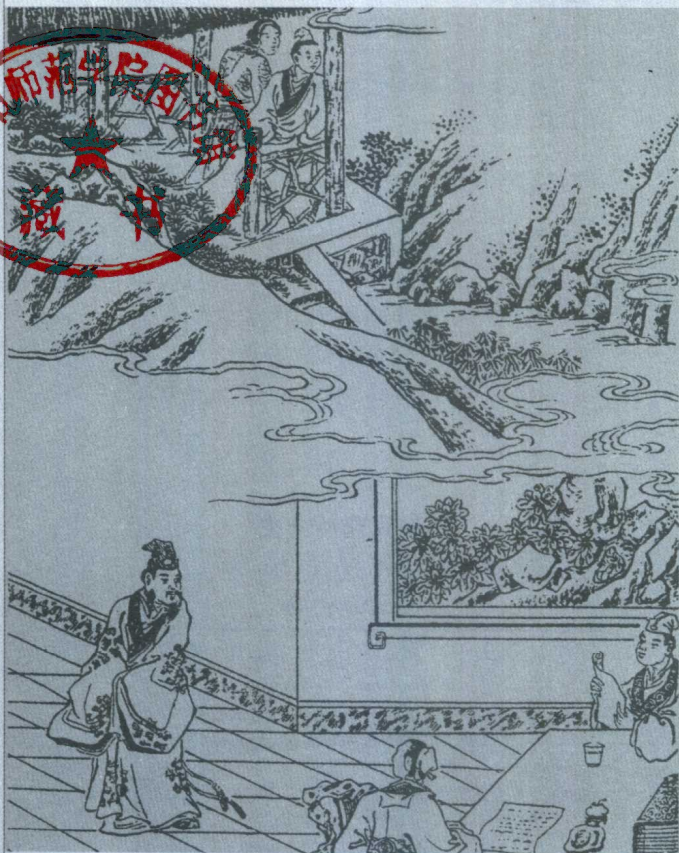
吴天，曹岸同

始末官之

漫说丛书

漫说儒林外史

张国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说儒林外史/张国风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

(漫说丛书)

ISBN 7-02-004648-7

I. 漫… II. 张… III. 儒林外史-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8377 号

责任编辑:胡文骏

责任校对:朱美凤

责任印制:李 博

漫说儒林外史

Man Shuo Ru Lin Wai Shi

张国风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4648-7

定价 13.00 元

编辑说明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除了唐诗、宋词中一些广为流传的篇章外，在当代读者中影响最大的，恐怕还得数小说。小说中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品牌外，读者群较大的还有“三言二拍”、《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与小说在大众中的广泛传播相反，学术界对它们的研究则有一种向繁琐化考证和形而上的理论方向发展的倾向。如何在学者的案头研究与普通读者的大众化阅读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和努力的方向。为此，我们设计了这套“漫说丛书”，并在2000年推出了第一辑。在第一辑的“编辑缘起”中，我们写下了这么一段近乎绕口令式的文字：

高头讲章，固然容易严密精深；从容漫说，未必不能翻新出奇。漫说不是戏说，漫说并非闲话。漫说可以不拘一格，各尽所长，漫说更能举一反三，深入浅出。于是，我们决定编辑这套漫说丛书，想从一个宽广的视域引导大家来阅读古典名著、了解古代文化。以大家手笔写小品文章，往往更见精彩；由著名学者作自由漫说，或许愈加活泼。学术性是我们的宗旨，趣味性是我们的追求。是之非之，俟诸读者。

这套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应，很快就获得重印，并且还发售了海外版权。于是我们决定继续推出第二辑。同时借第二辑出版之机，对第一辑也作了全面修订和重新设计，每册都配上了精美的插图，使其成为统一的系列，一并奉献给读者。

目录

- 1幸与不幸
- 5门第傲人
- 11自食其力
- 14完全不同的目光
- 16《儒林外史》和江浙的缘分
- 20六朝情结
- 29魏晋风度
- 35南京这地方是可以饿的死人的
- 37平常心
- 40写作精义
- 45人贵有自知之明
- 49举业的金针
- 55词赋气
- 58杂览和杂学
- 63理法与才气
- 65胜者王侯败者贼
- 68正途和异路
- 71全部书中诸人之影子
- 76船到码头车到站
- 79憎而知其善，爱而知其丑

漫	83·····何吝之有
	88·····他总能抓住理
说	91·····神来之笔
	96·····聋姬的妙用
儒	98·····卜家兄弟
	105·····好名之累
林	109·····求名的途径
	114·····名士的做作
外	120·····一学就会
史	123·····科场舞弊
	126·····金钱、才艺和门第
	134·····煞风景
——	139·····全在纲常上做工夫
	144·····自己的故事
	147·····猾吏玩贪官于股掌之间
	153·····信与不信之间
	157·····功名富贵和孝悌之间的对立
	159·····同中之异
	163·····胡屠户和《变色龙》
	166·····《儒林外史》和清代的求实之风
	176·····破题与人话
	180·····《儒林外史》的结构
	188·····挑战多数
	191·····吴、曹异同
	195·····姑妄言之

幸与不幸

打开中国文学史的巨大画卷，我们便会发现，著名的作家大多不能得志于当时，浏览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作品，我们便会不时地听到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低沉喟叹。命运确乎是好捉弄人的，它的秉性乖戾而任性，出其不意是它喜欢采用的策略，制造恶作剧更是它的拿手好戏。难怪平和的白居易要叹息说：“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答刘和州禹锡》）而激烈的韩愈更抗争道：“跋前踖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进学解》）既然命运是如此的不公平，不明智；那么，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可能有的另一种安排。如果天遂人愿，这些著名的作家都能一一得志，他们一个个“才展休明代”的话，结果又如何呢？只怕中国历史上未必能够增加几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中国的文学史上则肯定会减少很多著名的人物。贾谊历来被当作怀才不遇的典型，但是，喜欢作翻案文章的苏轼却在《贾谊论》中说：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
而不能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
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有所致之才，而卒
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

板子打在贾谊的身上。看苏轼的意思，关键是要等待，要忍耐，谁叫你没有耐心呢。“文景之治”是历史上有名的太平盛世，遇到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应该满足了。再有牢骚，只能怪你自己了。不知苏轼自己在北宋风云变幻的党争中屡遭打击以后，观点是不是会有所改变？苏轼是这样的见解，且不去说他；清人郑板桥在其《南朝》一诗的小序中，更是就此发表了十分有趣的见解：

昔人谓陈后主、隋炀帝作翰林，自是当家本色。燹亦谓杜牧之、温飞卿为天子，亦足破国亡身。乃有幸而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寻常眼孔中也。

郑板桥对于“幸”和“不幸”、“遇”和“不遇”的看法，确实没有落在“寻常眼孔”之中。按照“寻常眼孔”去看，郑板桥不算不遇，他也曾不无自豪地自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难为他有这样的见解。有趣的是：天才往往缺乏自知之明，文学天才则尤其如此。他们常常需要命运来给他们掌握方向。就拿吴敬梓来说，如果他少年得志，青云直上，自秀才至举人，由举人至进士，乃至点翰林，入内阁，大展宏图起来，乾隆时期的政治也未必有所改善。如果他通过博学鸿词的考试，被皇上“大用”，而他在官场的染缸里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清白，充其量是乾隆时期多了一个循吏，一个清官；但中国古代小说的损失就太大了。如果吴敬梓没有那么坎坷的经历，那么，“家声科第从来美”，难免

要继承科举世家的传统继续地走下去。父亲对吴敬梓的教育是四书五经、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全椒吴家是著名的科举世家，吴敬梓的高祖吴沛有五个儿子，其中有四个培养成了进士，两个是明朝的进士，两个是清朝的进士。王士禛在《池北偶谈》中对全椒吴家科举的鼎盛称羨不已：

全椒吴氏兄弟同胞五人，其四皆进士：长国鼎，前癸未进士，官中书舍人；三国缙，顺治己丑进士；四国对，顺治戊戌进士，榜眼及第，官翰林侍读；五国龙，亦前癸未进士，官礼科都给事中；国对、国龙，孪生也。国龙子晟，康熙丙辰进士；曷，辛未进士，榜眼及第。

吴国对是探花及第，并非榜眼，王士禛记错了，其他均没有问题。照理说，王士禛和吴国对乃同榜进士，功名大事，不可能记错。话说回来，吴家的这六个进士加起来，其中一个榜眼，一个探花，也没有一个吴敬梓的贡献大。吴敬梓最引为自豪的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的探花，可吴国对有多少政绩，在历史上有多少贡献？实在是政绩平平。他才能平庸，思想也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据说他的书法极好，八股文章很出色，方鹗为吴敬梓《文木山房集》所作的序中说，吴国对“其所为制义，衣被海内”，我们现在也只能说他非常善于考试，如此而已。幸亏吴国对一支后来衰落了，吴敬梓的嗣父不会钻营，是个“守规矩与绳墨，实方圆而枘凿”的穷教官，吴敬梓在父亲去世以后又遇到了那么一场家难，受到那么多的冷眼和轻蔑，幸亏他在科场上并不顺利，考官没有看上他的八股文章，这才给我们保留下来这样一位天才的

讽刺作家，使我们今天还能读到这样犀利的讽刺巨著。其中家难的影响尤其值得我们重视：正是这场家难激发了吴敬梓的叛逆反抗意识，正是族人的鄙视，甚至“乡里传为子弟戒”，才将吴敬梓驱往繁荣开放、人文荟萃、处处得风气之先的南京城，使他结识了一大批学者文人，呼吸到了时代思潮的新鲜空气，开拓了眼界，并进一步从个人的坎坷和不幸中解脱出来，看到了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看到了全社会的腐败和没落。

命运就像一个老人在人生的歧路上等待着我们的天才，他坚决地阻止天才离开属于自己的领域：“抛弃你那些庸俗的功名欲望吧，认识你自己！”

门第傲人

庾信的名作《哀江南赋》，其序中曰：“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所谓述家风、陈世德，一方面是门第的自豪，一方面是不忘根本的意思。屈原的《离骚》，开首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李白的诗中直将汉代的飞将军李广视为自己的先祖：“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李白究竟是不是李广的后裔，恐怕谁也无法证明了。陶渊明那样超脱的人，也要在《命子》诗中追述祖德：“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一直追溯到了远古时代的陶唐氏。恐怕没有什么确切的根据，说说好听、高兴罢了。

吴敬梓出身名门望族，他终身都保持着家世门第的自豪感。小说第三十回，郭铁笔恭维杜慎卿：“尊府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门生故吏，天下都散满了。督、抚、司、道，在外头做，不计其数。管家们出去，做的是九品杂职官。”杜慎卿事后对季苇萧说：“他一见我，偏生有这些恶谈，却亏他访得的确。”即是说，郭铁笔阿谀奉承，令人讨厌；但杜家门楣高贵，也是事实。杜家就是影射的吴家，这里透露出作者的一种门第自豪感。有趣的是，吴家虽然科甲

鼎盛，却也没有像小说里郭铁笔奉承的杜家那么兴旺。将小说中的杜家和现实中的吴家相比较，杜家人物的功名普遍地被提高了。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是探花，叔曾祖吴国龙的儿子吴昺是榜眼，只能算是一门“二”鼎甲。四代六尚书是没有的事，吴家没有人任过尚书。杜少卿的原型就是作者吴敬梓自己，杜少卿的父亲正是以吴敬梓的嗣父吴霖起为原型。吴霖起一生坎坷，他在康熙二十五年成为拔贡以后，候选长达二十八年之久。直到康熙五十三年才被选为江苏赣榆县的县学教谕。而在《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父亲则被提升为赣州府的太守。杜慎卿对鲍廷玺说：“我家共是七大房，这做礼部尚书的太老爷是我五房的，七房的太老爷是中过状元的，后来一位大老爷，做江西赣州府知府，这是我的伯父。”吴家并没有出过状元，也没人当过礼部尚书。这里说的“江西赣州府知府”，原型就是吴敬梓的嗣父。杜少卿藐视王知县说：“像这拜知县做老师的事，只好让三哥你们做。不要说先曾祖、先祖，就先君在日，这样知县不知见过多少。他果然仰慕我，他为甚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况且倒运做秀才，见了本处知县就要称他老师，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不要，我会他怎的？所以北门汪家今日请我去陪他，我也不去。”盐商过生日，请王知县去，王知县请杜少卿作陪，杜少卿不客气地说：“你回他我家里有客，不得到席。这人也可笑得紧，你要做这热闹事，不会请县里暴发的举人、进士陪？我那得工夫替人家陪官！”作为一个家道中落的世家子弟，杜少卿对暴发户的那种反感是十分自然的。

这种门第观念也从其他正面人物的言谈中表现出来。虞华轩对余大先生说：“举人、进士，我和表兄两家车载斗量，

也不是出奇东西。”余大先生则说：“若说中举人、进士，我这不曾中过的人，或者不在行；至于品行文章，令郎自有家传，愚兄也只是行所无事。”也是一种不以为然的口吻。

吴敬梓的后半生在贫困中度过，而且是越来越贫困。自身地位的急剧下降不能不在他的思想深处引起某种变化。出身世家的吴敬梓痛苦地注意到，功名富贵，多少读书人见了它就丧魂落魄，忘了廉耻，“舍着性命去求他”。仗义偏多屠狗辈，反倒是那些没有文化、身份卑贱的平民，能够做出高尚的行为。作为全书知识分子榜样的王冕便带有平民知识分子的特点。世家出身的吴敬梓，将一个名士的原型，改造成一个可敬可亲、可以理解的平民知识分子的高大形象，并且选择他作为全书衡量、褒贬人物的尺度，这件事的本身就说明了长期的贫困生活在吴敬梓思想深处所引起的变化。周进在贡院里哭得死去活来，几个生意人慷慨解囊，为周进捐监进场。牛布衣四处飘泊、贫病交加，死在甘露庵。老和尚尽心尽意，为牛布衣料理后事。鲍文卿身为戏子，却知道爱惜人才，为素不相识的向知县说情。向知县封了五百两银子谢他，他分文不受。面对书办送上门来的五百两贿赂，鲍文卿无动于衷，并回答说：

我若是欢喜银子，当年在安东县曾赏过我五百两银子，我不敢受。自己知道是个穷命，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我怎肯瞒着太老爷拿这项钱？况且他若有理，断不肯拿出几百两银子来寻人情。若是准了这一边的情，就要叫那边受屈，岂不丧了阴德？依我的意思，不但我不敢管，连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自古道：“公门里好修行”，你们伏侍太老爷，凡事不可坏了太老爷清名，也要各人保着自己的身家性命。

“几句说的两个书办毛骨悚然，一场没趣，扯了一个淡，罢了。”小说中向鼎称赞鲍文卿的那些话所传达的，正是作者吴敬梓自己的声音：

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颇多君子之行。

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从道德水准来看，不如我这鲍朋友，这其实就是吴敬梓自己的认识。前人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卧评中便写道：

秦老是极有情的人，却不读书，不做官，而不害其为正人君子。作者于此寄慨不少。（第一回）

金有余以及众客人何其可感也。天下极豪侠极义气的事，偏是此辈不读书不做官的人做得来，此是作者微辞，亦是世间真事。（第三回）

牛、卜二老者，乃不认字之穷人也，其为人之愚笨，交友之舛诚，反出识字有钱者之上。作者于此等处所，加意描写，其寄托良深矣。（第二十一回）

天一评、天二评亦有同感：“虽为生意人竟能躬行实践”、“光明磊落，富贵场中无此人。”（第三回）在《儒林外史》中，下层平民的善良纯洁，常常被作者有意识地用来反衬上流社会的卑鄙无耻。堕落前的匡超人的几句话：“有钱的不孝父母，像我这穷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正是吴敬梓的点睛之笔。小说第二十回，老和尚同牛布衣的对话，第二十一回，围绕着牛浦的婚事，卜老和牛老那种穷



鲍文卿虽身为戏子，倒颇颇多君子之行。
与旧时曾相助过，如今已升任知府的向鼎，仍
保持着君子之交。

人的纯朴善良、互相帮助、互相体贴谅解，赤诚相待，没有一点做作勉强、没有一点客套的友情，又写得何等动人。牛老和卜老的谈话，温馨之气扑面而来，作者对小人物的同情洋溢在字里行间：

牛老道：“却是那里有这一头亲事？”卜老道：“我先前有一个小女嫁在运漕贾家，不幸我小女病故了，女婿又出外经商，遗下一个外甥女，是我领来养在家里，倒大令孙一岁，今年十九岁了，你若不弃嫌，就把与你做个孙媳妇。你我爱亲做亲，我不争你的财礼，你也不争我的装奁，只要做几件布草衣服。况且一墙之隔，打开一个门就撩了过来，行人钱都可以省得的。”牛老听罢，大喜道：“极承老哥相爱，明日就央媒到府上来求。”卜老道：“这个又不是了。又不是我的孙女儿，我和你这些客套做甚么，如今主亲也是我，媒人也是我，只费得你两个帖子。我那里把庚帖送过来，你请先生择一个好日子，就把这事完成了。”

现在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是一件包办婚姻；但吴敬梓的目的是在写小人物的善良和相互的体谅，写那种穷苦人相濡以沫的感情。